焦氏類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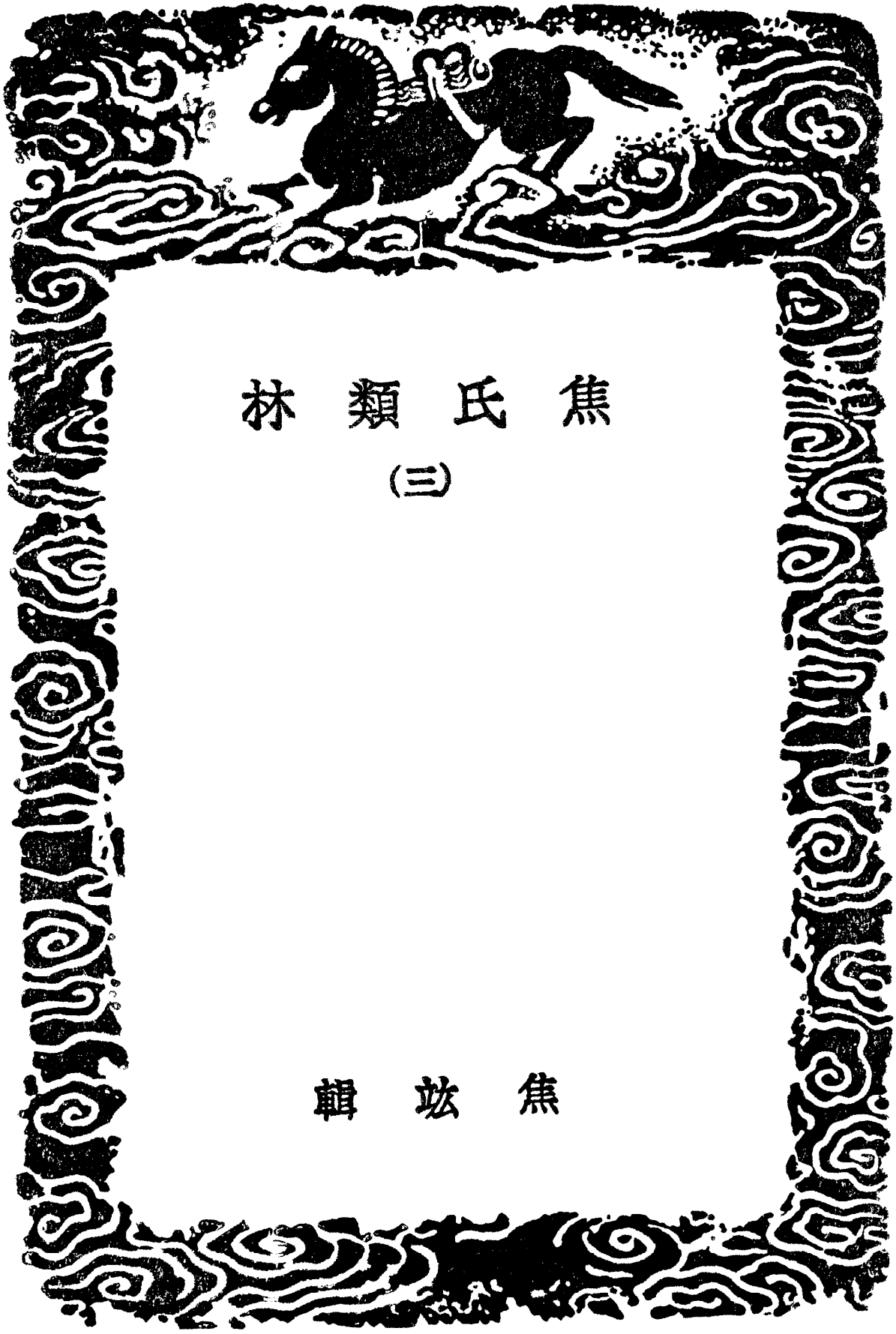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焦氏類林

(三)

焦竑輯

焦氏類林卷之五上

豪爽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抗手揖而已。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婦人耳。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孔叢子。）

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扣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西京雜記。）

索勱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汪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堤。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水經注。）

馬援斬徵側。傳首洛陽。封新息侯。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

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謝承後漢書。

馬實曰。幸生盛明之世。免甎瓦之資。託爲丈夫。當建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同上。

吳郡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劍斫水。罵伍胥。風濤得濟。同上。

陳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眞。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尙歌之。水經注。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礰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當時賞其風期俊邁。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晉載記。

荀濟負氣。每謂人云。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渡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天不助舟。覆溺何足爲怪。卽命登舟。舟移而風自息。三十國春秋。

李苗志尙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之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太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

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

宗慤荅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王融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椎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斌初爲道人。有才辯。能唱導而不修容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尙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罵曰。那得此道人。祿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問名敍勳。僧

正那得無隊父。道人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座屬目。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爲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於樂游。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悅。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不省。曰。但知有大槩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高昂與鄭嚴祖握槩。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卽以刀就枷劈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爲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灶炙頰。瓜蒂歕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鐘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豈異人意也。

李白見元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司空表聖甚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爲重榮作碑。贈絹素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敝。命屈之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幽閒鼓吹。

歌者袁綯。嘗從子瞻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任達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桓譚新論。

衛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及。病無藥石之儲。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

東方朔爲郎。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飲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皆以爲狂。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十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按西京雜記。楊王孫名貴。史失其名。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饜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吳志。

鄭泉嗜酒。臨卒。謂其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阮嗣宗宏達不拘禮俗。口不論事。自然高邁。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魏氏春秋。

阮籍嗜酒荒放。露頂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

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王隱晉書。

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木形骸遨遊一世。名士傳。

王尼喪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謝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伎。攜持游肆。王坦之嘗以書規之。安荅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以自娛耳。若潔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道未易爲人。宋明帝文章志。

陶潛性眞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蕭恭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懽興。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酣歌也。

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晬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以比謝氏烏衣遊。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馬爲三。無人則與馬爲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文宣賜陸法和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李行之臨終。口授墓志。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之。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己。無愧夙心。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樂於其間哉。乃爲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所是非。言終而絕。

劉含度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時。嘗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所見。

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惟飲酒自娛。時欲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操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張融臨終與子書云。吾生平行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

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蹔停閨閣。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颷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

袁粲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爲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陳暄嗜酒沈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云。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鎗。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邱。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司馬消難因暇尋高季式。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關。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更索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皆脫車

輪。更留一宿

邢邵脫略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常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客或解衣擇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犬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無功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無功求爲大樂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無功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其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遂棄官去。

韓朝宗爲山南采訪使。謂孟浩然曰。清律。賓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於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友生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裴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晉公遺語。）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

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馬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以梧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卽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伎樂殆以百數。所得月俸。盡散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右補闕正己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摶配食。然忙者難爲注籍供職。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間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子瞻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凄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邪。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卽逕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

此可爲一笑。

周公謹諸人邀趙子固。各攜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冷。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歎以爲眞謫仙人。

愼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倜逸。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寢。覺卽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漫枕神仙。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蜚都。則又蒙騰浩森而不思覺也。

寵禮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說苑。

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令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國語。

董仲綏知爲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珪璧之敬。論衡。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又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揚子雲之篇。樂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帝嘗謂祭肜可屬以重任。從東巡守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鄭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謝承後漢書。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香後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王郎剛猛。能解盤牙。破節目。考驗楚王英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掾。陳留舊傳。

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范曄漢書。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焉。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卽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

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分坐。

河南尹羊陟。知壹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所以治獲之者萬方。時有加減。權爲慘蹙。欲數見又恐其勞動。常壁瞻之。見少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敕令。吳錄。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

羊元敬嘗詣謝混。謝拂席易衣。然後見之。時康樂在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

名。

賀琛進見武帝。語輒移晷。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人呼之。

史甯遣使詣周文請事。周文以所服冠履衣被弓甲等賜甯。語其使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衣公。善始善終。無損功名。

後主晏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从臣坐寺西南松林下。敕張譏豎義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手以授譏。陳書。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唐書。

王起。文宗時侍講。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卽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文宗命取水玉腰帶辟暑犀如意賜之。曰。如意與卿爲談柄。

眞宗祀汾陰。召華陰處士种放不至。問使者云。臣到放所居。適于草廳中看畫水牛。詔閱行在所得古畫四十餘軸。悉賜之。

宋學士王珪召對藥珠殿。設紫花墩命坐。珪英宗挽詩。曾陪藥珠殿。獨賜紫花墩。紀此事。

企羨

趙咨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曹暠迎謁。不爲留。暠送至亭。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還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如此。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益州刺史董榮。圖畫譙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眞。鑒世盈虛。雅明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益部耆舊傳。）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鄭元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反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蕃椽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向。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

孔融深敬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

高皆悉稱公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袁紹一見元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殷芸小說

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

吏部郎謝朓雅重江革嘗候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嗟嘆久之乃脫所着襦幷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敘意詞理清典

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遊

陶隱居深慕張良爲人曰古賢無比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張靜默無語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元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愛其眞素徙與相近

白傅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黃中談錄。）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从。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

仕宦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韓詩外傳。）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韓非子。）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孔臧集序。）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尚書郎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詔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縟爲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

食物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漢官儀。沈佺期直宿詩。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

鍾離意上書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

楊震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馬融少而好學。大將軍鄧隲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者。身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忸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融自敘。）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

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對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咸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迺徙入舍。祭竈請比

鄰忠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對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文學。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

趙温字子柔。初爲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蘇瓊幼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胡廣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府。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劉靖爲河南尹。應璩與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魏志。

蔣濟遺衞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

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盧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

盧毓爲吏部。魏文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餠。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諸葛誕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愼其所舉。魏志。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始蘇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魏略。

羊祜與弟書曰。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疏是吾師也。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山濤薦阮咸曰。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

時山濤啓事。

阮修字宣子好老易能言理。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宴如也。瑯琊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嘗無食。能作否。修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名士傳。

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陸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

殷深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王子敬辭中令帖云。民志不慕高。情不忘榮。惟欲離今任耳。餘無所擇。王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當之未易也。

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圖侍中不得。二人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車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謂瑀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驥羅于羈絆。所以居后。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熟官。但思之爛熟耳。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曰。不喜君得諫議。喜諫議得君。

齊王冏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顧憲之爲吏部郎中。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中植嘉樹曰。吾爲憲之植耳。後果爲此職。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耶。所住齋前有嚮所種花草甚美。惠開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沈巑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巑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張懷拜太常。自謂閒職。輒歸家。齊武曰。鄉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得復委去。懷曰。陛下御臣若養馬。無事就閒廢。有事復牽來。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殷文圭啓荀家門內羅列八龍柳氏亭邊參差五馬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行勢之所求天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爲名言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予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三同也

謝晦謂顏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太守今卿又爲始安所謂二始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歎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

常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

魏愷積年沈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愔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人因放還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婦帝姻而令子姪餓死書牘十

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暴腮。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驎不噬。誰爲落毛。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蹶。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爲座右銘。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祕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王秀之爲晉平。朞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劉善明嘗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及累爲州郡。以母在北。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曰。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因以贖母。母至。清節方峻。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闕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病免官。

陸徽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背滅燭以避之。

補。

賀知章拜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時源乾曜與張說同在政府。乾曜問張曰。賀公久著盛名。今一時兩命。足使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張曰。侍郎爲衣冠之華選。非望實兼美。無以居之。然非往賢所慕。學士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辭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實爲最。

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歐陽彬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佳哉。檮杌。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君先白大夫而言。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孔若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柳子厚在永州。吳越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菁華乃出。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以爲第十三人。場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客語。）

欒欒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元史。）

焦氏類林卷之五下

棲逸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韓詩外傳。）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高士傳。）

游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蜀峨眉山。

盧敖遊元闕。在北海。至蒙穀之士。見一士。深目而元準。渠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敖。慢然而下其臂。通乎卑下。敖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敖曰。敖少好遊。背羣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敖爲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垠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沈沈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哉。（淮南子。）

南山四皓者。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也。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崔埼四皓頌。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李少君。臨淄人也。少好道。入山采藥。遇安期先生。求隨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太恆。西遊玉門。周流五嶽。觀看山川。如此數十年。

盧元明侯山記曰。漢有王元者。隱於此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爲名。（宋之問侯山詩。王元拜隱侯。荊公草堂懷古詩。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爲尋陳迹到烟蘿。用此王氏事。○河南志。）

梅福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王貢龔鮑傳序。）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卽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尙憑依舊居。取暢

林木。水經注。

安帝以元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惑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寔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冀寵名賢。以弭己謗。於是起聘士姜肱爲犍爲太守。肱告其人曰。吾以虛獲實。蘊籍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所之。風俗通。

陶淡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嵩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

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愼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鄭次都去吏隱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菱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汝南先賢傳。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三輔決錄。

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後漢逸民傳。

仲長統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

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豚羔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汙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皇甫謐高士傳，○或問焦先於皇甫士安，士安曰，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元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足以回其顧，眇乎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能測量哉，○陸雲焦生頌，焦生卜居在河之東，皓襟解帶，嘉卉結容，頤神太素，淑思元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羊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衂祝衂，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牂羊，更殺羖羺，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羖羺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

秦子敕少有才學，屢辭辟命，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敕荅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

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宓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爲等儔。聽元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身安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宓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蜀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城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白不負戴。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管甯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甯。甯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魏略。

明帝徵管甯。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甯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厄頓邪。喜上言。甯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出入閨庭。能自拄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力強加衣服。着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魏志。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窖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魏氏春秋。

張焉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居。王右軍聞而造之。焉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竹中

高士。永嘉郡記。

許邁。字叔元。清虛接眞。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道學傳。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戈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王逸少與人書。疾患經月。兼焦勞不可言。迎集中表。親疎略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懽。此一條欲不謝二疏。而人理難知。患此不知小却得否。冀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排棄無益。快共爲樂。欲以少日補頃者之慘戚也。

逸少與謝萬書曰。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幷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逸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米氏書史。

張忠隱于泰山。冬則縕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爲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鑿地爲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苻堅徵至長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及關。遂卒。

謝元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索襲偉祖。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濬嘗造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元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謚爲元居先生。

劉子驥志在棲遯。桓車騎請爲長史。劉固辭。車騎因到其家。劉於樹條桑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話。父使子驥於內自持濁酒蔬果供賓。車騎敕人代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歎美。至暮乃退。

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踖屣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主簿張元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於家。（溥陽記。）

謝康樂與廬陵王牋。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蹤歷三紀。孔純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纘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於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

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翁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陶元亮遺子書曰。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媿。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胷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淵明別傳。）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王僧達禮致褚元璩。停郡信宿。邱珍孫與王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影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閶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人。餐椹之士。乃可暫致。不可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蹔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王荅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峯絕頂者。積有年歲。近故

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謦。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爲政。荅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

顏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屐若耶雲門寺。後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齊高卽位。遣王杲之以手敕喻何胤。幷徵謝朏。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朏不見。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及杲之從朏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朏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

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遣點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鑪。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點以手捋帝頤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恆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陶弘景止於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居其下。與物遂絕。

梁武數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之龜。豈可復致。

蕭大圜是簡文子。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深信因果。心安閒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盧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踪於赤松。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

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搆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翱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畝。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嗚嗚。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踶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蹐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邱明所恥。抑亦仲尼恥之。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

朱百年少有高情。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采若爲業。以樵若置道傍。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榜船送妻還

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談元理。往往有高勝之言。

謝謙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乃賜竹根如意笋籜冠。

沈麟士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荅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元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作元散賦以絕世。

張永爲吳興。請沈麟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高士傳。）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爲下篇。中篇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歆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歆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訏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眭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逼召之。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敍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求別。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爲參軍。測荅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迺掛其祖所畫向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遂往廬山。止祖舊宅。其辭侯子響贈遺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澹然已足。豈容常此橫施。又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高士傳。）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室衡山。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高士傳。）

後魏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多才秘。善屬文。谷隱鑿石而居。張天錫以蒲輪元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皋。懷眞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茲遣使者虛左授綏。使至。元瑜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爲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劍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績

仲長先生傳。文中子。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垣牆扃鑰。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語人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陸羽。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閉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不得意。或慟哭而歸。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清黯錄。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元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鍾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清皋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然從我游乎摩詰集

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事略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李泌別傳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吾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陸龜蒙別傳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楝不施斤斧。豹席櫻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陳少游表其居曰元眞坊。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搆之。號大夫橋。陸羽嘗問孰爲往來。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又語顏眞卿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樂天云。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邱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疊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白氏長慶集。）

樂天廬山草堂記云。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醉吟先生宦遊三十載。將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舫。具體而微。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朋遇。欣然忘歸。李建勳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水石。或謂曰。公未老。又無疾。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邪。荅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東坡集

蘇子美答韓持國曰比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羅列圖史琴樽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出盤門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蘇子美集

遊覽

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騄耳右驂赤驥而左白蹊主車則造父爲御離扈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桓天主車參伯爲御奔戎爲右一日行萬里

太史公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匡廬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所罕經也太史公東遊登其峯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涉天庭焉遠公廬

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髮鬢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緣岸。菱芡覆水。是游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襄陽記。

焦光仲遜共游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冥冥花樹。攪人離思。唐詩。飛花攪獨愁。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郤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續晉陽秋。

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此屑意。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

車胤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遊集之日。常開筵以待之。續晉陽秋。

陸機在洛。忽思齋東頭竹篠之飲。謂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語林。）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靈運乃安。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劉歊隱居求志。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劉訏嘗着穀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氷壺也。（甲秀堂帖。）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羊元居山當戶。山峯奇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臥。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爲翠屏。（東坡集。）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人也。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投筆記歲月。揖館之年。題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

王輔道學士與其孫之靜游嵩至峻極中院作一絕句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峯頂上頭笑對松窗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朱弁風月堂詩話）

子瞻云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藍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隣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葢一二數矣

子瞻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子瞻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

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子瞻言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棲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盛。杖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遇雖兔远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記。

天台丁仲容寓居金陵城北。家有園亭之勝。古檜列植。左右蒼然。晚歲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詩必因酒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飲至半酣。詩語益奇。而先生亦穨然醉矣。

傷逝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范巨卿式。先與張元伯友。式爲郡功曹。時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非死友而何。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居頃之。卒。式忽夢元伯元冕垂纓。履屣而呼曰。巨卿。吾死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此必范巨卿也。巨卿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得前。

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孫子荊除婦之服。詩曰。時遇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敍。告除靈邱。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也。羊悲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

桓元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

王規死。昭明太子與湘東王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

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說。

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自勝。

張融仲兄緒亡。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然頓盡。

崔浩死。眭夸爲素服。受鄉人弔唪。經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

魯廣達爲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李士廉終於家。趙州士女。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

宗炳妻羅。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亡後。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孫楚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爲榮。

柳弘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雲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痛惜如此。

雷宣徽有終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江鄰幾云胡翼之凶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吾嘗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差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偉人乎

焦氏類林卷之六上

術解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果乘舟而至。衝波傳。

武帝常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曼倩別傳。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曰。何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論衡。

焦延壽字子贛。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

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元成等試問房。房對受學於故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姑。執姑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畢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變至於六十四也。安定嵩眞明算術。成帝時人。眞嘗算其年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有旨。今果校一日。眞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櫝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卽以葬焉。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閒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論衡

張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豫章列士傳

楊宣爲河内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益部耆舊

睦固字白菟。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字白菟。菟見犬必驚。不宜屯此。固不從。司空曰。兔入犬城旦當取。遂進軍擊平之。（漢獻春秋。）

管輅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其故。答曰。吾額上無主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天有常數。不可得諱。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差也。

安平太守王基。令管輅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有一大蛇銜筆。須臾去之。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鬬。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凶。知非咎徵。後卒無患。

安德令劉長仁。聞輅曉烏鳴。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來閣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長仁乃服。

路中小人失妻。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鬬。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

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出。

朱建平善相術。魏文帝爲五官將。坐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衆客。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當有厄。若得過。可年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滕伯。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後其言皆驗。惟文帝壽止四十。方病困。謂左右曰。建平言八十。謂晝夜也。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嚙文帝膝。帝大怒。卽便殺之。

王濬將征吳。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貪榮貴。卒於布衣。（華陽國志。）

張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晉陽秋。）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惘然。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果得金。（廣記。）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盡矣。

晉武帝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既爲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腫而崩。

晉陵韋叟善相。桓元使視宋武帝。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爲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圭之約。君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可希領軍司馬。願得領軍佐。

北齊神武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齊文襄遊東山。有雲起。恐雨。使筮遇剝。李業興云。艮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吳遵世云。坤爲地。土制水。故知無雨。須臾雲散。各受賞罰。

徐熙好黃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留一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

扁鵲鏡經二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子秋夫。孫道度。叔嚮。曾孫文伯。嗣伯。並以醫貴顯云。張太素齊書。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旣起。二年果卒。

建義初。陽城太守辟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楊元愼。元愼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令伯除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雖令與侯小乖。今令百里。卽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著。洛陽伽藍記。

崔浩作魏歷示高允。允疑其金水二星。不當背日而行。浩曰。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詳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游雅曰。高允陽源之術也。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辟琭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亮。且占之。山上絲是幽字。君爲幽州乎。未期而受。後魏書。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之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元感宜早改葬。元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族。

煬帝初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

曲與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欵歔流涕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帝果死江都

萬寶常妙達鍾律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撰六樂譜四十卷寶常嘗聽太常樂泫然而泣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時方全盛聞者皆不謂然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贍遺饑餒將死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王早與客淸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兩馬一赤一白從西南來至卽取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鄰里辭別乃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果至卽促上馬詣太武行宮時涼州未克也

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固不可校此殆妄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達嘗過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慚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爾遂出酒酣飮

李寬爲常侍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何如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家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乘舟歸舟破骨沈金華子

張胄元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慇楚上言曰。漢洛下閎改顓頊歷作太初歷。云後八百年差一日。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有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由是漸見親用。胄元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超古獨異者七事。

浮圖泚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泚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

唐高宗調露中。章懷太子賢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柏人李嗣眞謂劉概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且聲多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又嘗曰隋樂府有堂堂曲。言唐再受命也。比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難作不久矣。

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答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又請連楊而寢。視嶠睡鼻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唐定命錄。）

魏元忠謁張憬藏。張待之甚薄。問通塞。不答。公怒。拂衣去。張遽曰。公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廣異記。）

吳殷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綠眉。拳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舉。不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甯中擢第。（九國志。）

石晉趙瑩家有櫺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瑩出將入相北夢瑣言

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棗母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算即知其數幷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王處訥通星歷之學太宗時贊甯撰僧史十卷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略六壬遁甲俱無重貴處謂甯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士侯王在戶否甯曰母謂某生時方臥草錢文穆王詣臨安至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浣浴褫藉徘徊方去野錄

景德中司天史序奏今年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恐今夜五星皆伏眞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赦天下進序一官湘山野錄

帝問紇石烈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赤色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赤色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金史

書法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頒時令雜俎

淫水徑大翮小翮山南高蠻截雲層陵斷霧雙皐共秀兢舉羣峯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

頡舊文爲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眞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邁。化爲大烏。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三翮於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水經注。

何書徵召用虎爪書。告下用燕波書。以防矯詐。摯虞決疑。

敬王陸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范曄漢書。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雠酒討錢。足以滅之。

崔瑗子玉。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袁昂評其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張懷瓘書斷。

張芝字伯英。高尙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

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秘。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書斷。

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創。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

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書斷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筆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得之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鍾繇書法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峯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索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飄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閣以羸形欻奮翼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盤隆揚其波元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元螭狡獸嬉其閒騰猿飛鼯相雚趣陵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踞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垂百世之殊觀著絕勢於紈素索靖傳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下馬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衞夫人曰學者書字先執筆眞書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

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意前書後者勝。意後書前者敗。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筆陣圖。）

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鶴賦。迹遠趣高。有抱素抜俗之象。畫象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唐李嗣眞論。）

寫樂毅則情多鬱怫。畫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咺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孫過庭書譜。）

王羲之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勝之。（孫過庭書譜。）

右軍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庾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袁裒曰。右軍用筆。內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元。嘗日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好勢。右軍見而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書苑。

獻之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眞體。合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棄行之閒。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煬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河。則元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橫。則義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義。二家之法雖殊。而子敬最爲遒拔矣。張懷瓘書斷。

羊欣父不疑爲烏程縣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爲吳興守。甚知愛之。嘗夏日入縣。欣著新練裙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沈約云。羊敬元尤長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卑高見識。

吳之善書者。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抱朴子。

齊高素善書。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

周顒得衛恆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元圃茅齋壁。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換之。顒笑曰。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也。

梁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於塵上學爲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矣。

蕭子雲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曰。筆力駿勁。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實。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餘步。拜行而前。子雲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陳蕭引爲金部侍郎。善書。宣帝指引署名曰。此字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

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眞永草。（法書要錄。）

褚遂良一日問虞世南。某書何如。永師。虞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若爾。某何得更留意於此。虞曰。若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尙。褚喜而退。

趙彥深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輕易。

米元章臨智永千文。字形絕不類。岳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鶴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又爲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祖楊不逸。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卽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鼞辰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漫志。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大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循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筆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孫過庭書譜。

巧藝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帝王世紀。

公輸般欲以高雲梯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墨子。

楚王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柱號矣。說山訓。

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射中之。帝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烏。漢明帝起居注。

魏舒爲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搏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王隱晉書。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觀者咸服其妙。堅時年六十餘矣。燕書。

觧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恆蒙賞。羨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甚矣。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訶遙擲銑鋗。正中其額。應手而斃。鋗音簡。

范蔚宗曰。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世稱柳士隆雙鎖爲士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薤賓調。忽聞芰荷閒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薤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琵琶錄。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博物志。

孫權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眞。以手彈之。名畫記。○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鰡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鰡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兢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顏公廷誥曰。徐景山之畫獺是

也。梁吳均齊諧記。

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蒨善畫人面。與眞不別。瑱令蒨畫王像。幷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瑱乃密使乳媪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其早死。病亦徐差。

愷之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廚畫寄桓元。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廚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續晉陽秋。

將軍裴旻。嘗請吳道元畫天官寺壁。道元曰。聞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爲舞一曲。道元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張僧繇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云點之卽飛去。人以爲妄。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名畫記。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膺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畫品。

張乖崖鎭蜀。雅聞孫知微。欲一見之。終不可致。一日聞在僧舍飲。亟損車騎詣之。卽投閣遁去。乖崖還朝。出劍閣。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曰。適一山人

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後馬知節守成都。與知微游處。得其畫甚多。馬解所服金帶贈之。即繫於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畫品。

郭恕先仕於朝。跅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圖。蕭散簡遠。無塵埃氣。子瞻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畫品。

子瞻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余如此。然不惟竹也。嘗見蜀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舒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

吳廷紹爲太醫令。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爲。廷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廷紹密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其大服。江表志。

于法開善醫術。嘗行暮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羊膂裏兒出。精妙如此。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淪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爲匆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

徐之才醫藥可稱神解。嘗有一人患腳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腳水中。病者言實曾如此。之才爲割得蛤子二枚。大如榆莢。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

秦王俊有疾。上馳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必當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王。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當即發癇。不可救也。俊果數日薨。隋書。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高祖少時。嘗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贈。月餘累百金。（西京雜記。）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子暅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眞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漫志。）

兵策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尙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尙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己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獻白雉。（太公金匱。）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不救。（韓非子。）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

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韓非子。）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偸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偸夜解其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淮南子。）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淮南子。）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淮南子。）

馬援上書曰。擊潭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東觀記。）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熱火。營中星列。虜

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糜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黃巾羣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冰渡河。多作陷冰丸投河中。賊衆遂潰。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師。郡境以清。

呂布詣袁紹。紹患之。布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之。陰令殺之。布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英雄記。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引還。漢紀。

魏武帝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退固守。攻之不拔。武帝欲還。荀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進攻之。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孫策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策新得江東。所誅者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果爲刺客所殺。魏志。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幷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暗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爲恨。郭冲三事。

魯肅上代周瑜。呂蒙謂之曰。兄代公瑾。既難爲繼。且與關羽對。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膽。色頗自負。好凌人。今宜有以待之。密爲肅陳三策。祕而不宣。江表傳。

樊伷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孫權召問潘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權曰。卿何以知之。曰。伷是南陽舊姓。頗弄脣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伷昔爲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吳志。

吳朱然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魏書。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爲先登。盡持棓。彼山越恃其善禁者。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抱朴子。

劉琨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罵曰。隴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舍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宗慤討林邑。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奔衆因此潰。

郎基字世業。嘗征西爲賊所圍。糧仗皆盡。乃削木爲箭。翦紙爲羽。得圍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之。

周文遣達奚武覘齊軍。三騎皆衣敵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則擊之。具知敵情以告。遂破之。

檀祇于廣陵被賊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

司馬楚之從征蠕蠕。有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賊將至矣。

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赭圻之戰。軍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

若射者十手攢射。欲無斃得乎。是日中矢死。

宇文欣追尉遲迥於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迥大敗。

韋孝寬至相州。伺尉遲迥。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道。悉令毀撤。擁驛馬自隨。又勑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芻粟。迥遣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帳豐厚。停留故不及。

吐谷渾與黨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張巡守雍邱。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入。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城而行。鄩運遁已二日。（北夢瑣言。）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寰宇記。）

狄青宜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晏將佐次夜晏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蹙起如內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循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玉露

种世衡所至青溯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溯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嘉熙閒嗣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卽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開禧中敵常以水櫃敗我軍畢再遇夜縛槀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驚視亟放

水櫃。旋知其非眞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之。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賊又大敗。（玉露。）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晏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鶴林玉露。）